

# 回眸蓝天

——张静中国民航报告文学集

中国民航出版社

# 回 眸 蓝 天

——张静中国民航报告文学集

---

中国民航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眸蓝天：张静中国民航报告文学集/张静著.  
—北京：中国民航出版社，1998.1  
ISBN 7-80110-172-3

- I. 回…
- II. 张…
-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1016 号

## 回眸蓝天——张静中国民航报告文学集

张静 著

---

出版	中国民航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熙门北里甲 31 号楼 (100028)
发行	中国民航出版社
电话	64290477
印刷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印刷厂
照排	中国民航出版社激光照排室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5
字数	240 千字
版本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册

---

书号	ISBN 7-80110-172-3/V·087
定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张 静** 男，1963

年生于北京。198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部队，1985年复员至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机务大队，1988年起至今供职于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党委宣传部。



1989年开始新闻、文学、影视创作，为全国民航青年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会员、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北京摄影家协会会员、北京电视台特约记者。任总编剧



兼制片人的十集电视剧《国际航班》，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第五届提名作品奖；二十集电视剧《中国机长》，已在全国播出。至今，著述新闻、文学、影视作品百万余言。

9800160

## 序：飞翔的张静

陈建功

张静其人与其名大相径庭。张静给我的印象是：他似乎总是在飞翔。

某日他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说自己刚刚去巴黎拍片去了。“拍什么片儿？”“《国际航班》！”说完了要说的话，也就是十分八分钟吧，匆匆离去，我疑心他简直就是直奔机场赶航班去了。此行一去，一年半载不见踪影。某日他又突然在电话里冒出来了，说自己刚刚从美国拍片回来。“拍什么片儿？《国际航班》吗？”“哪儿啊！那片儿都播出了！这回是《中国机长》！”我这才明白，山间方一日，天上已千年。张静已经从这部电视剧飞到那部电视剧里去了……张静就这么在我的眼前飞来飞去，时不时让我眼花缭乱一阵。

张静的来去像飞，张静笔下的人物也都在飞——他专写那些飞翔着的人物：空姐啦、机长啦……这些，诠释了这位来无影去无踪的作家的动向——见不到张静，却见到了他的作品。他的作品离不开那些飞翔的人物。于是，我明白，素难谋面的张静和那些飞翔的人物一起飞翔去了！

忘我地投身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不断地在国际航空公司的737、747上飞，这就是张静的笔触永远停留在飞翔的事业和飞翔的人物身上的原因，也是他的笔端永远激情饱满热情洋溢

的原因。

张静笔下的人物对于我们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譬如空姐们，她们曾经无数次娉娉婷婷在眼前走过，无数次微笑着，递过来饮品或毛巾；譬如驾驶员们，也曾经无数次从容自信地从我们的眼前走过，钻入驾驶舱，让那庞然大物腾空而起，把我们带上万米长空。是的，几乎没有人不认为他们是天之骄子——女人有着天赐的美貌，男人有着翱翔的神勇。大概，有一些人的心中甚至会升起些许的嫉妒或惆怅吧？然而现在，我们从张静的报告文学里，读出了那娉娉婷婷中的艰辛，读出了那嫣然一笑后的泪水，也读出了那自信或潇洒背后的多彩人生。那一张张曾令你嫉妒或惆怅的面孔是越发陌生了还是越发亲切了？这就是那些漂亮的空姐们吗？这就是那些潇洒的驾驶员们吗？你发现了和那美丽潇洒无法统一的辛劳与奉献，这一反差使你觉得面前的他们竟如此陌生；你却又发现，靓丽得让人敬畏、潇洒得令人景仰的他们，有着和你和我和他一样的人生，这一相似又会使你觉得，是张静使那令人敬畏的美丽与潇洒变得如此亲切。

单单凭这一点，这本书就成为了一本有趣的书。

同样，张静的飞翔就成为了一个行业的奉献者们联系各行各业的精神纽带。

是为序。

1997年岁末

于北京—福州航班上

# 目 录

序：飞翔的张静

陈建功

## 蓝 天 篇

- |              |       |
|--------------|-------|
| 中国“空姐”回眸录    | (3)   |
| 飞出国界         | (36)  |
| 中国“空姐”旧照片    | (46)  |
| 壬申年，中国首架专机   | (60)  |
| 中国“空姐”记事     | (73)  |
| 蓝天角斗风云录      | (85)  |
| 许红伟，中国“第一空姐” | (100) |
| 航班紧急加降       | (119) |
| 红霞映碧空        | (122) |

大  
地  
篇

超重的机翼	(129)
躁动的野流	(183)
感受 Ameco	(208)
中国“第一舱”	(213)
外边的世界很精彩	(227)
翩翩彩凤舞巴黎	(242)
凤凰钟情悉尼湾	(246)
航空港大舞台	(250)
“国门”之兵	(258)
金凤搏激云	(270)
湿租飞机	(286)
后记	(294)



藍  
天  
篇



## 中国“空姐”回眸录

这篇想替穿上“红舞鞋”的中国“空姐”姐妹们说上几句  
……

1930年，美国旧金山M大道那座琥珀色的波音航空公司大厦里。当妙龄的失业护士埃伦·丘奇小姐站在波音公司招员处老资格的辛普森眼前要求聘用时，天晓得辛普森脑子中怎么竟然出现了这么个幻景：波音飞机在飞行，埃伦温柔妩媚的笑脸，旅客从倦怠中醒来睁大了双眼，于是波音公司不算诱人的机票一下子出现了购买的长龙……

“啪！”响亮的榧子结束了正为面包、牛排而奔波的埃伦苦涩尴尬的梦。

“欢迎您，波音公司第一位‘空中小姐’埃伦·丘奇！”

奇迹出现了，波音公司的飞机票销售额实现了辛普森近似于孩童般的幻梦。“空姐”一词由此跨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的航空篇，与此同时，这个标志民用航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职业，被不同国度、肤色的青春少女们所激烈地角逐……

中国“空姐”苦、辣、酸、甜、咸……

1955年，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局长邝任农亲自批准了在首都北京招收新中国第一批18名“空姐”的报告。

北京西四一所四合院里，欢天喜地像过年，芳龄十八的北京姑娘A正穿着一水儿浅灰色的纯毛华达呢双排扣的列宁装，齐膝的喇叭裙子，无舌圆形帽，方口圆头系襻儿牛皮鞋，当着四合院全体老少爷们、姐们，挺胸、昂头在天井的方砖地上“橐橐”地来回走溜儿。“哟歪！这丫头可真福气，当了咱中国第一拨‘空姐’。”老北京们啧啧咂舌。A的芳心犹如灌进了一勺蜜汁。第二天又是在一片锣鼓声中，A与其他17名中国第一批“空姐”跨入位于北京四季青附近的西郊机场。“要以自己整个的生命来报答党、祖国和人民给予的殊荣”，这是18名“空姐”发自内心的呐喊。

在仅载十几名政府官员的“子爵”号飞机上，A是从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起义人员太太们手上，学会了如何当一名新中国“空姐”的。转年，A便以娴静的微笑，纯熟、迅捷的机上服务技术赢得了中国第一个“空姐”劳动模范的桂冠，19岁的A在电台录音时，泪水禁不住涌出眼眶……在风景如画的亚、非、拉，外交巨人周恩来对着纤纤“淑女”、宾朋贵客们爽声地介绍A：“这是我的专机乘务长。”在一片“咔嚓”作响的快门声中，周恩来总理与A优雅地舞起“蓝色的多瑙河”。A的眼睛被极度幸福的泪花充盈着……

时光如梭。1989年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小时。

“空姐”B从巴黎归来，镀铬的小拖车明显“超载”。钓鱼竿，

给在安全部干国家秘密事儿的丈夫。78美元，挺贵。但是，一想到自己一“飞”就是十天半个月的，她出手没讲价儿地买下，这回可以让他高兴一阵子了。半米来高的大玩具棕熊是给5岁半女儿尼尼的，她顶稀罕这个。每次“飞”，尼尼的哭闹，就像小线儿拴住了心肝、肠子，那叫“疼”！“没法，我的尼尼，你妈妈就是捧这碗饭的！”再有是长绒毛帽子，是给老娘的。累了一辈子，把儿女几个拉扯得个个像个人模样儿。呼啦！出了笼的鸟，全飞了。只给老人留下了她（他）们光屁股吮吸老娘乳房时的甜甜蜜蜜的梦。现在下一代人又光屁股来了，老娘能把心儿掏出来挤出血喂尼尼。几乎飞遍了世界著名大国家的“空姐”B，惊讶地发现，能有个中国的家，中国的妈，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纽约，天堂？才不呢！儿子不像儿子，老子不像老子，谁也甭管谁，像什么？尤其是家庭味儿，谁也比不上中国。“空姐”B从巴黎起飞13个小时落地首都，正是灯火阑珊时分。巴黎圣母院被故宫顶替；塞纳河边的灯火被十里长街的灯龙吞没。哦！我的家。“空姐”B正在倒拨着七八个小时时差的神经被飞龙似的三环立交桥搅乱了。得！这宿又得让丈夫陪着听她侃“洋”大山了……

“我作为中国第一批‘空姐’是自豪的，但同时又是神圣的，我是党组织和人民选拔上来的优秀分子，这不仅仅是个金饭碗，更是一种责任，是任何职业也无法相比的中国女性最崇高的荣誉，我要为这个荣誉而努力奋斗终生。”

这是中国第一批“空姐”C在1959年某月某日的日记，这更是飞行了四年，对“空姐”从感性到理性上的第一次升华。

“空姐”C现在已是华发染鬓，岁过“知天命”。但一谈起

“过去”，辉煌便从她有些松弛的脸颊上兴起。无论大会、小会上，她总是以“我们过去”那永远讲不完的“典故”来训斥今天“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空姐”们。

80年代最后的秋天，她彻底地与蓝天白云告别。18名中国第一批“空姐”们中的13人被她用一个星期的时间，足足花了上百块人民币的电报、电话费，从中国天南地北地攒掇在了一块儿。

“瞅瞅，这就是咱们的这一辈子。”香槟酒染红了老“空姐”们的脸颊，C从两个大箱子中，小心翼翼地将叠放得整整齐齐的中国“空姐”35年的制装捧了出来，摊在了客厅猩红色的地毯上。C，跪在地毯上，用手一件件地摆，慢慢地13个老姐妹的头挤在了一起。

“我又想起了我们那会儿……”C哽咽而语。

“空姐”D很累，累得“经血”隔三差五地没个准谱儿（时差捣的乱）。“北京—旧金山，16个小时。今儿个早上飞，今儿个早上到（东半球→西，加一天，西半球→东，减一天），甭想合上眼皮！逛大街，没劲！远地方不能去，公司规定的。出门儿得两人以上。要不然机长一声号令，集体打狼式地“轰”。钱？你甭看我们腰里掖着几块让中国穷爷们馋得眼儿大的像鸡子儿的美元。到美国比穷人还穷，苦更半夜地攒半年不如人家街头甩把式的一个月的钱儿。我烦在人家商店里苦了吧叽的算计那点钱，干脆就窝在饭店里，姐儿几个“侃大山”。也没劲，结了婚的，侃自个的丈夫，儿女的尿布。鸡毛蒜皮！没结婚的侃自个的男朋友家里怎么怎么样。俗气！要不然就侃留学，找个事儿干，一边捞着美元，再挣个镀金的文凭。或者现在谁谁谁在

此地怎么怎么地过瘾玩儿。但是，谁也甭提找个洋少爷或假洋鬼子作靠山的事儿！那是心事，扯出来让姐妹们既看不起又嫉妒干吗？！但心眼里呢？飞四年了，成天价，成年价地满世界穷逛，这是我选择的命。当初想什么来的，甭问！我乐意行了吧。我总感到，我为此投入得太多，得到的不就是点美元、人民币吗？如果，现在有卖干净和新鲜灵魂的，我情愿把那美元赔上！我多想要一个能够伸胳膊，踢腿脚的自我！太空虚吗？也许，但这是实在的我。国内那帮人怎么看我们，都带着“\$”的眼镜儿，捅你“痒疼”的肉儿！“空姐、空姐”地叫你，走在大街上小倒儿爷们“套磁”能追你半里地地换美元，真想给他两个耳刮子。他们挺可怜的！虽然有时当“孙子”但心里自在。唉！说到底儿，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好，反正，这行儿倍儿残酷！今年25了！白马王子有几个？可就是跑不到一个槽儿上去。恐怕中国没有，外国也许有，但我不想，我知道自个儿的价码儿。现在，就想找个地方（没有人的）哭上一鼻子，把莫名其妙的那个残酷一骨脑儿地从心里泼出去，轻省轻省……自费留学？是个门！但对我来讲不一定那么门儿清。在国内就是啃上八年咱们的初高中课本，到美国，您，照样傻子一个！组织学，谈何容易，成天价飞都飞不全个乘务组，一个月也就是驻外那几天姐儿们凑在一块打哈哈，但是，只要有一个想学的，呼啦一下，全放羊。有自个儿学的，我现在就算一个，慢慢啃呗，要不然还不如买点外国的便宜货什么的，糊弄糊弄东四摊儿上的小倒儿爷们。他们就认洋货，现在中国人认洋玩意儿的少吗？倒儿爷们认洋，那是为了坑那帮心里想洋，追洋的；他们见了我们，就好像我们是洋人，便宜货一倒手，我们还挺拿份儿地收回几倍的本儿。就这样吧，侃多了恶心人。我干过没有？这话问的！

我要没干过还不知道心里儿犯恶心，犯愧。骗中国傻老爷们儿，昧良心呀，可这良心的价儿全是自个儿开的！自个儿寻个解吧。归根到底儿，中国穷！累了累了，不想，不侃了，明几个8点还飞东京呢……”

1988年6月由亚洲明星周刊发起的亚洲最佳、最差的十大航空公司旅客抽样中，中国民航为最差中的倒数老三；1988年10月，由“泛美”发起的46家航空公司旅客抽样，中国民航排序在第46位！

“空姐”E：“甭听那一套，听拉拉蛄叫别种地了！什么最差，我压根儿就没把它放在眼皮上夹它！‘泛美’搞的那次，我全明白。人家老外搞这玩意儿，猫儿腻多了！咱中国就这水平呗，头头儿讲的！发。一下子你瞅吧！旅客们发泄似的在“不信任”“很差”“极差”上画着对勾，就像割我们的心！人要脸，树要皮，国家要个国格，我们的公司要什么？要的是志气！这——不——是我们的真正水平！我飞了13年，我知道我们的水平！虽然还不能比新加坡、日航什么的，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与‘泛美’、法航扛上一阵！”“空姐”E眼圈潮红了，“甭说了，甭说了，什么也甭说了，咱中国人自己跌自个儿的份儿想起来就窝心，这十几年让这一句‘最差’毁了吗？”

### “空姐”，灾难中，扑向十亿中国人怀抱

1982年底，广州，中国一架伊尔-18民航班机落地着陆后因旅客吸烟使座舱起火。中国的一位老资格的“空姐”在疏散完最后一名旅客后，自己却被熊熊燃烧的烈火燎伤了原本美丽的肌肤。中国老百姓第一次为这个美丽的“空姐”落泪哦！这



就是“空姐”呵！

1988年1月18日，距重庆白市驿机场八公里处。伊尔-18客机，载着108名怎么也弄不明白的灵魂闯进阴曹的公堂。这其中，就有6名明白但又无法弄个明白的年轻的“空姐”默默地挽着芬芳生命的句号，走进阴森……唯有悲歌动地哀！受难者家属们与前来相伴眼睛同样红肿的“空姐”们抱头痛哭！中国“空姐”第一次可以常人的悲戚与中国百姓姐妹兄长们一块儿抱头而哭啣！

1988年8月30日，香港启德机场。中国民航“三叉戟”机首身两截横陈在钢板跑道与大海相交的尽头。6名机组人员中就有一位在前舱正置身于幻景般港九风情中二十来岁的“空姐”，生命时钟骤停！

中国人，认识了中国的“空姐”，“哦！我的妈！原来是玩儿命的买卖呀！”没有什么修辞，但发自内心地寒颤！

“死，我怕。见了耗子也许不怕，因为它总被人和猫逮来逮去的。”21岁的“空姐”F在三万五千英尺的老天爷怀里侃“死”的牢骚。

“我们这行，这几年尽倒霉！但也邪乎，现在全国人干嘛都盯住天，不看地上乱窜的火车，打横儿的汽车，沉底儿的轮船，一死好几百口子，没人讲什么，更很少人骂！我看这就是坐飞机的中国人少得‘金贵’的根儿！你瞅瞅，一架飞机摔了，谁不心疼！可有的报纸动不动就东一枪西一炮的逗老百姓的火儿。这是干什么呀！对当官儿的不满找当官儿的去讲理么！干嘛跟我们过不去。天气不好，飞机走不了，赖谁呢？就好像乘务员故意不让他们走似的！别扭劲甭提了。现在掂量一下中国‘空